

台湾文学名著大系

独家授权首次在大陆出版

常君实 主编

柏杨小说全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柏杨小说全集

台湾文学名著大系

常君实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0995

第一卷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杨小说全集(1、2、3)/柏杨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

(台湾文学名著大系)

ISBN 7-5004-1690-3

I. 柏… II. 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②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2311 号

柏杨小说全集(全三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一二零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1.5 插页:2

字数:1267 千字 印数:1—8000

定价:48.80 元(全三卷)

《台湾文学名著大系》 序

●常君实

台湾的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种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及其他一些因素。台湾现代文学在发展的历程上，大致可分作两个时期：一个是日据时期，一个是台湾光复以后。在台湾，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时期的划分，从“五四”到现在，均统称为现代文学。

一、日据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

日据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是指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起至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这个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一八九五年日本帝

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被日本霸占，日本统治者不仅对我台湾同胞实行独裁统治，而且强迫台湾同胞学日语，禁止台湾作家用中文写作。一九三七年，日本统治者并发布命令，明令禁止中国的语言文字在台湾使用和流传，企图从语言文字上奴役、同化我台湾同胞。后来日本又强行废除台湾所有的汉文文艺机构。但是，不愿意做奴隶的台湾同胞抗日的怒火一直在燃烧着，大小、各种形式的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斗争，一直在台湾全岛各地不断发生，特别是“五四”以后，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更是规模一次比一次壮大。这时期，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压迫下的台湾爱国作家，很多人仍坚持用中文写作，在他们的很多作品中，都深刻反映了台湾同胞遭受日本统治者压迫的苦难生活，写出了台湾同胞的觉醒，写出了台湾同胞争取自由解放的殷切心愿和坚强信心。在一些被迫用日文写作的作品中，也有很多是反日爱国的。这方面的代表作，也就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重要的有：赖和的短篇小说《斗闹热》、《一杆“称仔”》、《觉悟的牺牲》，陈虚谷的短篇小说《荣归》、《无地申冤》，杨达的短篇小说《送报夫》、《无医村》、《鹅妈妈改嫁》，吴浊流的《功狗》、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恋》、短篇小说《诱惑》，洪炎秋杂文《闲人闲话》，朱点人的短篇小说《岛都》，杨守愚的短篇小说《无宵》、《中秋之夜》、《一对情侣》、《冬夜》，杨云萍的短篇小说《光临》、《黄昏的蔗园》，吴新荣的诗《道路》、《故乡的春祭》，吴希圣的短篇小说《肠》、《丽娜的日记》、《人间杨兆佳》，张文环的短篇小说《艺坦之家》、《阉鸡》，张深切的散文《铁窗随感录》，林精镠的短篇小说《忧郁的面纱》、《憨猪仔舍》，陈千武的诗集《密林诗抄》等等。

二、台湾光复以后的台湾现代文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日本侵占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神圣领土台湾归还中国，台湾才又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时能够重新自由地使用祖国的语文文字进行写作，许多台湾老作家更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创作，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是，由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台湾仍是以农业为本的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不景气，人民生活艰苦困难，台湾的作家大多是靠工薪生活，专业作家少，所以台湾现代文学虽然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反映台湾人民生活的好作品，但总的说来，文学创作仍是不景气的。从六十年代开始，台湾的整个经济情况开始好转，报刊逐年增多，出版事业开始走向兴旺，提供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多起来，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才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七十年代开始，台湾的经济走向腾飞，人民的生活逐步富裕起来，文学事业的大发展也是必然的。现在台湾有报纸六十多种，每种报纸都有文学副刊，期刊杂志四千多种，其中文学杂志一百多种。出版社二千六百七十多家，多数是文学专业出版社。文艺社团一百多个，各社团的一个经常任务，就是定期举办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奖励优秀作品的作者。台湾多家报社、有关部门和团体，也经常举办各种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重奖作者。去年春天，我在台湾访问期间，了解到台湾报刊、文艺团体和有关部门设立的文学作品的奖励名称之多，也是令人吃惊的。另外，台湾一些大的工商企业，如嘉新水泥公司等，为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设立了著作优良奖，

其中包括文学作品。我认为这些有力的措施，对于促进台湾文学创作的繁荣，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台湾的新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少新作，例如反映台湾农民生活的，钟理和的长篇小说《翡翠田园》，谢霜天的长篇小说《梅村新曲》、《秋蓉》、《冬夜》、《春晨》，洪醒夫的短篇小说《黑面庆仔》，王禎和的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张文环的长篇小说《滚地郎》；以抗日为题材的，孙陵的长篇小说《大风雪》的续篇《莽原》，孟瑶的长篇小说《这一代》，尹雪曼的长篇小说《迟升的太阳》，聂华苓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反映青年恋爱和婚姻纠葛的，墨人的长篇小说《白雪青山》，华严的长篇小说《智慧的灯》、《七色桥》，赵淑侠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张漱茵的长篇小说《意难忘》；写中国留美学生生活的，于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树，又见棕树》，尹雪曼的散文集《海外梦回录》；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雅舍散文》；写城市人民生活的，林海音的短篇小说《城南旧事》，等等。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台湾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片繁荣景况，出版了许多重要作品，如：林语堂的杂文集《无所不谈集》，墨人的一百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尘》，冯冯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微曦》，华严的长篇小说《玻璃屋里的人》、《不是冤家》，王黛影的长篇小说《砂堡春梦》，萧丽红的长篇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司马中原的长篇小说《狂风沙》、《春迟》，施叔青的长篇小说《牛铃响声》，林怀民的长篇小说《变虹记》，杜若的长篇小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一百朵蔷薇》，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七等生的长篇小说《削瘦的灵魂》，徐薏蓝的长篇小说《金缕曲》、《金以时光》，张漱茵的长篇人物传记小说《直心巨笔一书生——胡秋原传》，尼洛的长篇小说《山茶与露》，依风露的长篇小说《飘泊夫

人》，朱西宁的长篇小说《茶乡》，丛甦的长篇小说《白色的网》，朱秀娟的长篇小说《女强人》、《大时代》，王拓的长篇小说《台北，台北》，杨青矗的长篇小说《流转的地灵》，廖辉英的长篇小说《盲点》、《负君千行泪》，陈艳秋的长篇小说《千缕心愁千缕情》，李冰的长篇小说《陋巷春暖》，萧飒的长篇小说《小镇医生的爱情》，欧阳子的短篇小说《魔女》，丘秀芷的长篇人物传记《剖云行日——丘逢甲佚》，张秀亚的散文集《石竹花的沉思》、《爱的轻歌》、诗集《爱的又一日》，柏杨的杂文集《西窗随笔》，艾雯的散文集《倚风楼书简》、《渔港书简》，胡品清的散文集《今日情怀》，郑明娳的短篇小说《地狱谷》、散文集《教授的底牌》，余光中的散文集《余光中散文选》、诗集《余光中诗选》，痖弦的诗集《血花油》，罗门的诗集《整个世界停止在起跑线上》，等等，以上仅是例举，其他还有许多名人名作，难以尽数于此。

最近几年，在台湾文坛上，又涌现出来一批生力军，如散文家张晓风，散文家、小说家林清玄，诗人、散文家张香华，散文家匡若霞，散文家王玉佩，小说家朱天文、朱天心，散文家应平书、风信子等等，他（她）们以一本本不同凡响的新作，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誉。

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文学作品被介绍到大陆。不过，总的看来，同台湾几十年来出版的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相比，台湾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大陆出版的，却是太少了。为了让大陆的广大读者阅读到台湾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同时也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为国内外研究台湾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一套比较全面的作品资料，我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研究决定发起编辑出版这套《台湾文学名著大系》。我们计划将几十年台湾作家创作的各体裁的文学名著系统全面编入这套丛书中，陆续安排在大陆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五四”以来，在大陆和台湾、港、澳等地均没有出版过。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填补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史

上的一个空白，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我们的人力有限，但我们当尽力去做好这项工作。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得到台湾多位作家的大力支持，大部分书稿都是他们推荐、提供并邮寄或托人带来的，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

于北京。

出版前言

在台湾当代作家中，柏杨（郭衣洞）之所以享有盛名，一部分是来自文学以外的原因，比如他的爱情及牢狱之灾，而就文学表现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重要作家，无论是质还是量，都相当可观。柏杨的文学表现主要是报导文学、小说和杂文。在小说方面主要是他早期的作品，以其冷峻的笔法、奇特的构思和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深刻的表现力而独树一帜，在台湾曾分别以《郭衣洞小说全集》和《柏杨小说系列》的名号出版。

柏杨在《郭衣洞小说全集》的出版前言（写于1977年）中曾经表示全集包含十本：《秘密》、《莎罗冷》、《旷野》、《挣扎》、《怒航》、《夜劫》、《宙斯》、《红苹果》、《灯火》、《童年》，拟分两批出版。后来前五本出版了，而后五本却只出了两本，书名也改了，《夜劫》改名《凶手》，《宙斯》改名《天涯故事》，其他三本则至今尚不能问世。1980、1981年又另外出版了《古国怪遇记》和《打翻铅字架》两本讽刺小说，总计已出版的小说如下：

长篇小说：

1. 《莎罗冷》
2. 《旷野》
3. 《古国怪遇记》

短篇小说集：

1. 《秘密》（十篇）

2. 《挣扎》(十二篇)
3. 《怒航》(十二篇)
4. 《凶手》(十二篇)
5. 《打翻铅字架》(十八篇)
6. 《天涯故事》(十五篇)

现将以上小说集成三卷在大陆出版。为从篇幅布置的均衡考虑，第一卷收入短篇小说集《秘密》、《挣扎》、《怒航》和长篇小说《莎罗冷》；第二卷收入短篇小说集《凶手》和长篇小说《旷野》；第三卷收入长篇小说《古国怪遇记》和短篇小说集《打翻铅字架》、《天涯故事》。

这些作品在台湾分集出版时，柏杨都撰写了序言或前言。为了尽可能保持原作的风貌，我们保留了这些文字，只作了技术上的删节。

编 者

关于我的小说（代序）

（原题《关于郭衣洞小说全集》）

● 柏 杨（郭衣洞）

大人们常训勉孩子们要早早的立志，要早早的确定自己要走的道路。我觉得这些话是对的，但不一定全对。一个人在孩子期间，有太多的幻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幻想也不断发生变化。我读小学时，曾立志当一个教师，威风凛凛的站在讲台上，向学生们训话。读初中时，曾立志当一个大侠客，扶弱抑强，仗义天下。读高中时，曾立志当一个篮球健将，在球场上龙腾虎跃，受女生们羡慕的注目。抗战初期，我立志当一名空军，飞翔天际，单枪独马地把日本飞机，一一击落。抗战结束时，我立志经商，奠定经济基础后，创办一个一贯作业的学校——从幼稚园到研究院，完全免费。

然而，形势超过人的意志和决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竟走上了写作这条路。不是我选择了写作，而是写作选择了我。将近

三十年，我都与笔和纸为伍。生命像流水一样，在笔尖的沙沙声中，静悄悄的流入太空，一去不再复返。蓦地抬头，已经白发苍苍，只不过换取了半书架印成铅字的书。

从前浮士德在著作等身之后，忽然惊醒。这惊醒似乎是，他深深的懊悔，懊悔他所得的，也懊悔他所失的。我不知道如果我不从事写作，而从事其他行业的成果如何；对不可能重新安排的往事，任何假定都没有意义。但是我知道，虽然写作带给我很多痛苦，同时也带给我很多的欢乐。我并不懊悔写作，我觉得写作已使我的生命充实，而且继续充实、永远充实。很多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一旦退休，都有一种没落、寂寞、徬徨的沮丧，写作的人就不会如此，只要他有笔有纸。

我写小说是十分偶然的，我来台湾后一直教书。大概是一九五一年，有一天，在报上看到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征稿启事。就提心吊胆地写了一篇寄去，结果录取了。当我看到我用笔写的字变成整齐美观的铅字时候，内心涌上来的是一阵一阵的掩饰不住的狂喜，好像四周围绕着的人们都在向我欢呼，刹那间眼前展开的是灿烂的光辉。我开始编织美梦。认为我如果继续不断的写下去，我可能藉着文字，吐露内心的积郁，和广大人群内心的积郁共鸣。那是一项不自量力的抱负，却没有想到我会因此一念之间，竟被写作所主宰。

就这样的，我一篇一篇地写下去，可是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回忆起来，也着实佩服自己的勇气。一直等到出版了三四部单行本之后，才初步了解如何布局，如何组成。所以我对这些初期的作品，实在不忍重睹。我十分崇拜那些第一次就写出非常成熟作品的作家，像曹雪芹先生，他一下笔就写出千古不朽的《红楼梦》。我深恨我没有这种才能，我只是偶尔撞到文学这条路上，胆大心粗地摸索前进，没有先进指导，也没有朋友可以切磋。尤其是不久我就感觉到，中国文字运用起来，实在沉滞艰难。英美

文字的词汇比较丰富，中国文字的词汇就贫乏多了——大概源于我们的言语词汇贫乏的缘故。如果要强调一项感情，或精密地描写一项动作，都必须自己作发明式的构思，以致使这摸索更苦。

初写稿时，心中有太多的感情冲动，没有稿费也写，甚至向编辑先生送礼也甘愿，只求发表。但仍免不了无数退稿的打击。一个作家如果连退稿都能心平气和——真正的心平气和，而不是心如刀割，硬故示大方，那么，他的修养一定升华到至圣之境。我却没有这种修养。记得有一次，我拿了一封介绍信，去某杂志社晋谒某编辑先生，我忐忑不安，恭恭敬敬把稿作呈上去，然后回家，我以为看那封介绍信的面上，我的稿件会被采用。想不到那个杂志社送退稿的信差几乎跟我同时走进家门，我只觉得眼睛发黑，脸上炙热的烧起来，足可以擦燃一根火柴。俗语说：“老婆是人家的，文章是自己的。”有一位朋友曾扬言说：“我独不然，我认为老婆是自己的，文章是人家的好。因为老婆若是人家的好，婚姻就不稳固。文章是自己的，写作就没有进步。”我想这些话称之为广告宣传则可，称之为事实的真相就不可了。前者是感情的直率反应，后者是在感情冲击平息后，理智的训勉。尤其是当编辑选稿是以人为标准时，难堪也越强烈。这种难堪的关卡，我几乎经历过数十次之多。后来好容易总算熬了过来，但心灵上的印象，却十分深刻。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十六七年间，文艺市场十分狭窄。一则是台湾刚刚脱离日本的统治，人们阅读中国语文的能力很低，更不能普遍。二则是承受着大乱之后，经济萧条，人们没有多余的钱购买书刊。一本小说如果能卖一千本，就轰轰烈烈，使人妒火中烧了。因之，当时的台湾，曾被海内外形容为文化沙漠。在那种惨惨淡淡的景观下，书刊杂志生存固然困难，而作家的生存，尤其困难。靠写作为唯一生活凭藉的作家，不是饿得改行，就是饿疯饿死。就在那个惨淡的时代，我陆续出版了我的小说。它

们，也逃不过惨淡的命运。

我的小说不能畅销，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作品跟当时的一般作品，有点不同。一般小说上的男女主角，几乎都是些超人，或都是些反超人，我的男女主角，却一一平凡无奇，既没有翩翩舞步，也没有甜言蜜语；有的只是叹息，呼唤，呐喊。我不会用我的心血去娱乐那些寻求消遣麻醉，或逃避现实的公子才女，我是藉故事提出我的困惑——“如何是好”的困惑。有时候我给它一个答案，但更多时候，我自己并不知道答案，或不能写出答案，只能提供读者先生思量。有些读者曾指责说：“看了别人的小说，心情愉快，看了郭衣洞的小说，心情沉重。”我并不希望读者先生心情沉重，而只希望读者先生沉思。公子才女是不会沉思的，市场上的失败，自然不足为奇，因为那时有购买能力的人，正是一些公子才女。

所以，不但公子才女不喜欢我的小说，久而久之，连我自己也不喜欢。这并不违背“文章是自己好”的原则，我只是不喜欢它不能迎合公子才女的胃口罢了。今年四月，我于离开台北九年二十六天之后，再回到台北，星光出版社经理林紫耀先生提议出一部《郭衣洞小说全集》，这提议使我受宠若惊。在他改变主意之前，立刻就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为了表示童叟无欺，我警告他可能赔得上吊，他说：“你离开得太久，不知道现在的读者水准很高，读书风气也很高，今非昔比。”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突飞成长，社会繁荣，教育更加普及，文化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时代可能跟三十年代相比，它至少是三十年代之后唯一的空前蓬勃时代。我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我希望我能有一份贡献。也希望遇到知音。

全集包括十本：《秘密》、《莎罗冷》、《旷野》、《挣扎》、《怒航》、《夜劫》、《宙斯》、《红苹果》、《灯火》、《童年》。星光出版社决定分两批付印：第一批出版前五册，第二批出版后五册。所以

分为两批。是因为我手边没有一本我自己的著作，向朋友处一再搜集，总算搜集了五本。就先送去星光发排。后五本直到写此文的今天，还没有搜集齐全。而其中《童年》，十一年前曾连载了三分之一，因当时事情太忙而中断，现在需要补充。《灯火》则已完成；可是这初稿在我离了婚的妻子那里，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

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史紫忱先生，坚决的反对我用“全集”，他说：“只有人死了才用全集。”要我三思。《爱书人》总编辑陈中雄先生建议我用“小全集”，表示作者还活着。但我还是用“全集”。我知道我将来再写小说的可能性太小了。我的兴趣一度转向杂文，现在又转向历史。

我出版过的小说，不仅仅只这十本，事实上，另外还有三四本，我不愿提这些书名，我希望它们永远消失，好像我从没有写过一样。一个急着要出书的年轻作者，年纪大了之后，往往会有这种悲哀，在没有成熟的时候，仓促地把自己以为了不起的作品问世，结果无法追回。我藉此表示我对我写那些小说的自责，声明凡是我不列入“全集”的小说，都让它去吧。让朋友们忘掉它吧，使我少一份内疚。

我伫候读者先生同情我的微弱心声。

（原载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台北《爱书人》杂志）

目 次

秘密

序	(3)
峡谷	(4)
秘密	(21)
龙眼粥	(37)
强水街	(49)
沉船	(63)
窗前	(75)
结	(86)
莲	(97)
拱桥	(106)
塑像	(132)

挣扎

序	(145)
兀鹰	(146)